



中華通俗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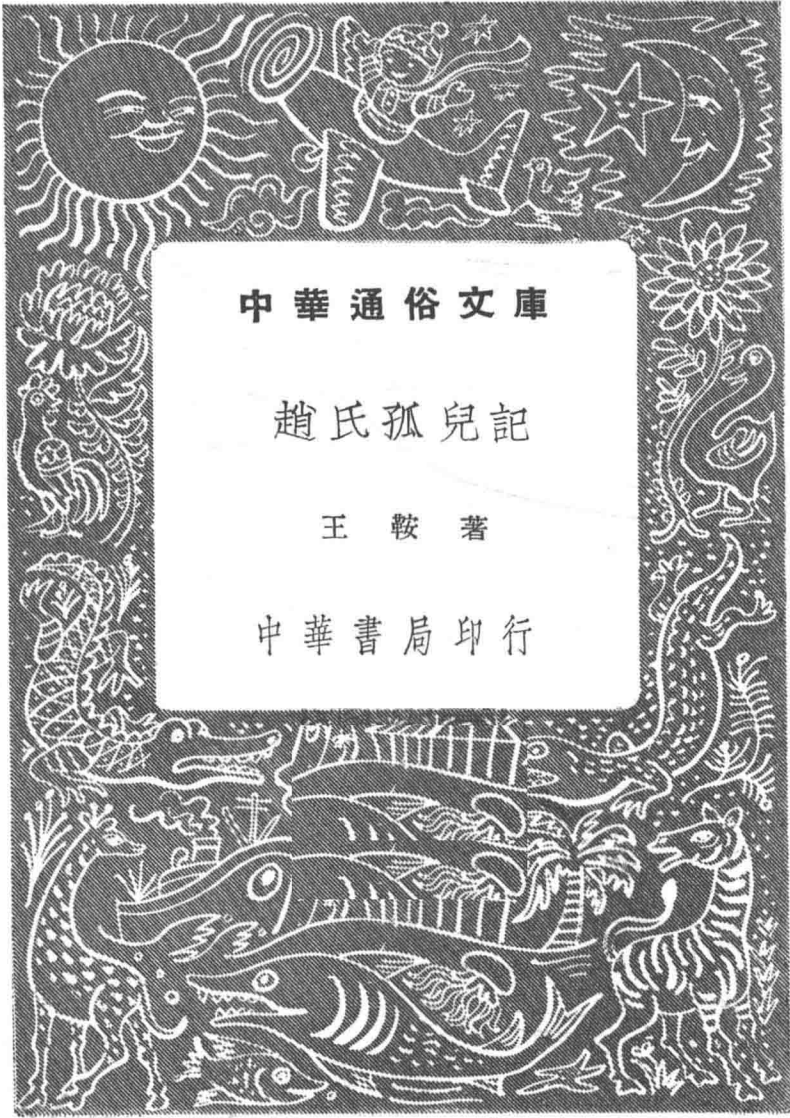


趙氏孤兒記

王 鞍 著



中華書局印行



中華通俗文庫

趙氏孤兒記

王 鞍 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「中華通俗文庫」編例

本文庫的編印，目的在於通過通俗的文字和生動的情節，向讀者們介紹一些富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和各種初步的系統的知識。內容包括有童話、神話、歷史、地理、動物、植物、衛生、修養等文學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方面的作品。爲了便於保存，每一本書的份量和形式，大體上是一致的。

本文庫將按月出版若干本，以滿足讀者經常購閱的需要。

有著作權·不准翻印

一九五八年七月初版

60 · 3 · (二)

中華通俗文庫 趙氏孤兒記 (全一冊)

定價港幣四角

編著者 王 鞍

出版者 香港中華書局
皇后大道中五十號

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
九龍北帝街馬坑涌道

發行者 香港中華書局
皇后大道中五十號
大馬路七十一號

新加坡中華書局

目錄

一 大屠殺的密謀·····	一
二 復仇的種子·····	五
三 袴裏藏嬰·····	九
四 兩個門客·····	一四
五 首陽山血案·····	一八
六 「武」字藥囊·····	二三
七 晉國的禍亂·····	二七
八 十五年後·····	三一
附錄 關於歷史小說「東周列國志」·····	三五

一 大屠殺的密謀

那是春秋時代晉景公十四年（公元前五八七年）的時候。

晉國的梁山有一天突然傾塌了，巨大的岩塊像天崩地裂般滾下來，壅塞着河道，連水流也給阻遏了三天，才沖激開一條新的水道。這個山崩的自然現象，使晉國的人們感到非常恐懼，他們猜測着這一定是什麼凶兆了。晉景公所寵信的「司寇」屠岸賈，却想到可以利用梁山傾塌這件事情，聳動晉景公，將掌握國家軍政大權的「上卿」趙朔和趙氏家族完全殺掉。

趙朔是晉國功臣的後代。他的祖父趙衰，從前當晉國內亂的時候，跟隨晉公子重耳，一同逃到國外，流亡了十九年，重耳後來回國做了國君，就是晉文公；晉文公靠了趙衰等人的忠心輔佐，創立霸業，使晉國在諸侯中成爲頭等強國。趙衰的兒子趙盾，就是趙朔的父親，在趙衰死後繼任晉國的上卿，那時晉國的國君已由晉文公、晉襄公傳到了晉靈公，晉靈公很是殘暴，在國內橫徵重斂，大興土

木，供自己享樂。那時屠岸賈得寵，專門替晉靈公出一些壞主意；在京城絳州建築了一座花園，名叫「桃園」，園裏又築起一座華麗的「絳霄樓」，晉靈公和屠岸賈就經常在樓上飲酒取樂。一次，晉靈公叫優人在絳霄樓上演戲，引動了京城的老百姓圍在桃園外面觀看，晉靈公却和屠岸賈賭賽，向老百姓開弓發射鐵彈，以射中眼珠的爲勝，否則也要射中肩膀，射不中的便要罰酒，他們把老百姓射得血肉橫飛、抱頭逃走。京城裏有人編了一隻歌唱道：「莫看台，飛丸來。出門笑且忻，歸家哭且哀！」趙盾看見晉靈公的行爲太不像話了，屢次向他進諫，晉靈公却聽了屠岸賈的說話，三番兩次要殺掉趙盾，拔掉這口眼中釘。趙盾給他們迫得慌了，帶了兒子趙朔想投奔外國，還沒有離開國境，他的一個叔伯兄弟趙穿，就將那個不得人心的晉靈公殺掉，接他回去京城，擁立晉成公做國君。晉成公很重用趙盾，還將自己的女兒莊姬嫁給趙朔，趙氏家族還有不少人被任用爲大夫。屠岸賈僥倖保存了性命，這時當然是失勢了，他表面對趙盾非常恭順，但暗裏還是要找機會來陷害他們的。事情很快過了二十年，趙盾和趙穿都已經死了，趙朔和趙家的人還執掌着晉國的大權；可是現在的國君晉景公，却跟晉靈公差不多，

很喜歡遊獵飲酒，所以屠岸賈又得寵起來。屠岸賈蓄意要找個機會，排除趙家的勢力。他聽到梁山傾塌的消息，暗忖這次時機到了。

屠岸賈用財物賄賂了占卜吉凶的太史，吩咐他說：「如果景公要你占卜梁山傾塌是什麼徵兆時，你就說是因為國家刑罰不明，干犯了天怒吧。」晉景公果然找太史到來占卜，太史照樣說了，晉景公問屠岸賈道：「這就奇了，我有什麼刑罰不明的地方呢？」屠岸賈用嚴重的語氣答道：「從前趙盾縱容趙穿弑了靈公，罪可大啦！但是成公却没有把他治罪，反而重用他。逆臣的子孫，現在還高官厚祿，掌握了朝政和軍權，這不是刑罰不明是什麼？」晉景公給他說得不住點頭，屠岸賈又進一步奏道：「我聽說趙朔那傢伙恃着宗族人多勢大，早就準備謀反了。梁山的崩陷，看來正是上天的警告，要主公替靈公報冤，將趙家治罪。」

晉景公決定將趙家全部殺掉，但他還要徵詢一下別的臣僚的意見，便傳召新軍元帥韓厥入宮，問他怎麼樣。韓厥自幼是由趙盾養育長大的，他聽見晉景公要抄斬趙家，嚇了一跳道：「從前在桃園將靈公殺掉的只是趙穿，和趙盾沒有關係；趙家世代有功，主公為什麼聽信讒人的說話，懷疑功臣的後代呢？」晉景公



屠岸賈向晉景公進讒，要殺掉趙朔一家。

不接納他的意見，又傳詢了另外一些人，那些人都和屠岸賈有了勾結，不肯替趙家辯白。晉景公以為趙朔真的要謀反，便擬定了趙盾從前弑君和趙朔密謀造反的罪名，寫在竹簡上，交給屠岸賈道：「趙家的事情，全由你去治罪，可不要驚動了其他的人。」

這時已經黑夜了，屠岸賈回去，點齊了甲士，專等到天亮便去包圍趙朔居住的下宮，把趙姓各家殺個乾

淨。

二 復仇的種子

夜靜的絳州城，像潑墨般濃黑，三更時候，一個披甲的將軍執着火把，跨了匹戰馬，輕輕馳過一條衢道，那馬沒有鈴聲，大概已經把鈴子摘下來了。這位將軍就是新軍元帥韓厥。他熟習地馳向下宮，跳下馬來，將馬匹繫在門口的一株大槐樹下，上前急促地叩響了門環。

5

韓厥在這樣的深夜單騎到來下宮，使趙家的人吃驚不小。趙朔叫人拿了燈燭，在廳堂上接見了韓厥。韓厥二話沒說，就捉住趙朔的袖子，湊近他低聲道：「趕快逃命，景公授權給屠岸賈，要誅殺趙氏宗族，甲兵都點齊了！」趙朔瞪大了眼睛，呆住道：「你說什麼，真有這事？」韓厥跌脚道：「事急啦，別再多問，馬上收拾，逃出絳州再說！」趙朔這時却冷靜下來道：「慢點兒，先告訴我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韓厥將屠岸賈向晉景公進讒，要追究二十年前靈公被殺的舊案，



莊姬向韓厥跪拜。

並且誣指趙朔意圖造反，因此觸怒了晉景公，要抄斬趙氏各家的經過，說了一遍，趙朔聽得冷了半截，像個木人一般。韓厥催促他說：「我受令尊的提攜，還沒有報答他的恩德，所以冒死到來報信，快逃吧！」趙朔搓着手，失望地嘆了口氣道：「就讓他殺好了！我父親就是抗拒靈公的殺戮，才留下把柄給屠岸賈，那傢伙現在奉了景公的命令，一定要殺害趙家的人，我能逃到哪裏去呢？」

他還沒有說完，廳堂的幃幕後面，有人尖叫了一聲，撲出來哭道：「韓將軍講的我都聽見了，讓我先死在這裏吧！」趙朔一看原來是他的夫人莊姬，忍不住低聲喝道：「你嚷什麼，給韓將軍下跪！」莊姬跪到韓厥的面前，韓厥慌忙搖手止住她道：「不要這樣。」趙朔却鄭重地對韓厥道：「將軍受她這一拜，我還有話說。趙家就是全被屠岸賈害了，也得留下一點骨血，她已經有孕了，幾天內就要臨盆，如果生的是女兒，那不必說了；僥倖生個男孩，延接趙氏的後代，這嬰孩的生命，請求你設法保存下來！」韓厥見趙朔不肯逃跑，也沒有什麼辦法，只好答應道：「我一定要設法的。」他考慮到莊姬原是先君晉成公的公主，現在她的母親成夫人還在宮裏，立即想出個辦法道：「如果要讓公主脫險，得馬上將她送

入宮去，回到成夫人那裏，將來養了公子，便可重建門戶了。」趙朔點頭道：「看來只有這個辦法。」

韓厥不敢在趙朔家裏久留，揮了一把眼淚，辭了趙朔，出門跨馬在黑夜中走了。

趙朔送走韓厥，剛回到廳堂，在燭影裏看見他的門客程嬰悄悄地走進來，担心地問道：「韓將軍來得突兀，有什麼事嗎？」趙朔略一躊躇道：「趙家有滅門的大禍！」他將韓厥帶來的凶信告訴了程嬰，說道：「你是個義士，給我辦一件事情！」程嬰鎮定地應道：「把我的頭割下來也可以。」趙朔搖頭道：「比割頭還要難些。你替我護送莊姬進宮，她生的孩子，付託給你，不要落在屠賊的手上，快去！」這時莊姬已哭得像個淚人一般，趙朔對她和程嬰道：「你們都記住，要是生女，就取名趙文，生男就取名趙武，文人沒有用，武人倒可以報仇，明白嗎？」莊姬聽了，又大哭起來。趙朔叫人去備了一輛臥車，開了後門，扶莊姬上車，由程嬰護送着，離開了趙府。

莊姬走了不到兩個時辰，天色剛才破曉，就有一片人馬嘈雜的聲音，自遠而

來。屠岸賈親自率領了一隊甲士，將下宮團團圍住。他將晉景公書寫在竹簡上的抄斬趙家的命令，懸掛在大門上，聲勢洶洶地喊道：「本司寇奉晉君的命令，誅滅反賊，趙家的子孫，一個也不許走漏！」甲士一擁入門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一頓亂砍，哀號和驚叫的聲音，混成一片，趙朔和趙氏各家的人，全倒在血泊裏。屠岸賈提了長劍，查點所有堆積在堂戶、內室和庭階的屍體，忽然跳起來道：「莊姬跑掉了！」甲士們嚇得面面相覷。屠岸賈發狠道：「放過了公主倒不要緊，但聽說她將要分娩了，肚裏的逆種，一定要滅掉！」這時候，有人趕來報道：「昨晚在半夜裏，有一輛臥車進入後宮。」屠岸賈變色道：「那一定是莊姬！」下令甲士們收隊回去，準備搜宮。

三 袴裏藏嬰

屠岸賈抹掉長劍上的鮮血，將劍插入革鞘裏，縱身上馬，領了甲士回去。他獨自來見晉景公，這時晉景公正在等候他的消息，他奏報道：「奉主公的命令，

已經將逆臣全家抄斬。」晉景公應了一聲，屠岸賈又奏道：「趙朔一家和趙氏族人全被殺了，就只逃了一個！」晉景公道：「給誰跑了？」屠岸賈低聲道：「公主莊姬。她半夜進了後宮。」晉景公沉吟道：「成夫人很疼愛莊姬，讓她去吧，不必追問了。」屠岸賈愕然道：「公主有了孕，產期快到了，放了公主不打緊，就是她肚裏的逆種留不得。斬草不除根，靈公在桃園被弑的事情，還會重演哩！」晉景公考慮了一會道：「如果她生的是男孩，就拿來殺掉，反正她跑不了！」屠岸賈見晉景公不同意立即搜殺莊姬，只得辭了回去。

趙家被抄斬後，後宮的門禁嚴密起來了，屠岸賈派去探伺莊姬分娩消息的爪牙，不時穿插在宮庭裏，後宮充滿了恐怖的氣氛。

莊姬躲在成夫人那裏，聽見趙朔的死訊，每天總是噙着眼淚來打發日子。過了幾天，產期到了，成夫人恐怕屠岸賈打聽得緊，只留了幾個心腹的宮人在莊姬的身邊守護着。嬰孩呱呱地落下來的時候，莊姬在產褥上剛聽到宮人們輕聲向她道喜：「恭賀公主，生的是個公子哩！」她欣喜得眼淚直淌下來，連人也差點兒昏倒了。成夫人也慶幸地說道：「趙家總算留下一點骨血啦！」她隨即吩咐那些

宮人，不要讓外邊曉得公主生了個男的，只說是個女兒好了。

莊姬分娩的消息，很快就傳了出去。屠岸賈聽說莊姬生了個女兒，心裏起了疑惑道：「不要被她騙過了。」便叫人先去試探一下，揚言：「屠司寇要派個乳媪入宮來驗看啦！」宮人報告給莊姬，嚇得莊姬慌了手脚，成夫人叫那些宮人出去，推說：「女嬰已經夭亡了。」想將事情遮掩過去。哪裏知道屠岸賈奸險得很，更加斷定莊姬生的不是女兒，而且一定沒有夭折，他提了長劍，親自帶了幾個女僕，聲勢洶洶地闖入後宮，限令莊姬把嬰孩交出來。

宮人看見屠岸賈滿面殺氣，闖了進來，曉得事情不妙，飛也似的入報莊姬道：「屠司寇親自來了！」莊姬臉色灰白，忙亂裏想不到別的辦法，將嬰兒縛紮在自己的袴下，心裏暗自說道：「趙武啊！安靜地躺一會兒吧。別要哭起來，要是讓奸人聽見你的哭聲，趙家連這一點血脈都完了！」那嬰孩倒是乖乖的，沒有啼哭。

剛將嬰孩縛紮停妥，穿回衣袂，屠岸賈已經率領着那些女僕來到寢宮的外面。他喝令女僕入去帶莊姬出來。成夫人護着莊姬，出了寢宮，喝問屠岸賈道：



屠岸賈滿面殺氣，闖入宮來。

你是先君的老臣，來這裏幹什麼？」屠岸賈陰險地笑道：「聽說公主生了個嬰兒，老臣特地到來道賀。」成夫人怒道：「胡說！扔掉你的劍吧，別嚇壞我的女兒！」屠岸賈冷笑道：「趙家的逆種，一個也留不得，我是奉了景公的命令來的。」成夫人道：「女嬰已經死了，犯不着污了你的劍！」屠岸賈狠狠地盯着莊姬，莊姬心裏發慌，差點喊了出來，屠岸賈瞧這光景，暗忖嬰孩一定藏在寢宮無疑了，喝令那些女僕，「進去把逆種搜出來！」

那些女僕入去寢宮，搜了大半個時辰，連什麼地方都翻遍了，結果空着手出來道：「寢宮裏沒有趙氏的嬰兒。」屠岸賈一時弄得疑惑不定，躊躇了一會，悻悻地帶着那班女僕出宮走了。

莊姬這時已經嚇得渾身冷汗，宮人扶她進入寢宮，解下袴裏的嬰兒，那嬰兒這時才呱呱的哭了起來。

屠岸賈搜不着嬰兒，心裏很是不甘，但搜嬰這消息已經傳遍絳州城了，市上有些人傳說，趙氏的孤兒已經祕密地寄出宮門，給人藏起來收養了。屠岸賈更加不安，他在自己的門口懸了賞貼，上面寫道：「有人出首告發趙逆嬰兒的真實